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
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
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
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
經去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獺獺恙也常入
人室屋黃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蘇氏演義亦
以無憂病爲恙恙之字同或以爲蟲或以爲獸或謂
無憂病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
獸予看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
蟲善食人心也於獺字下云獺獸如師子食虎豹及
人是獺與恙爲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誕矣

前席

前席事不止賈誼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邾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鞅綽言雜霸賈誼言鬼神感動主聽則均今獨取宣室事何耶

飲飛廟

四明舊圖經稱飲飛廟昔有碑今亡神姓氏無傳淮南子云荆飲飛渡江兩蛟夾橈拔劍斷蛟金翅蔡異記唐開元改鄞爲明郡名奉化軍號飲飛考此蓋軍將有功而人祠之九域志引淮南子事乃非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榜稱荆飲飛侯豈好事者附會以荆字歟新志注有蛟池鎮以廟又云唐末刺史黃晟

初爲飲飛都副兵馬使保護鄉井設而祠之是新舊圖志皆無定論飲非事始見於呂春秋按漢百官表武帝更左弋射爲飲飛注周時渡江越人在船下將覆之飲飛入水殺之與呂春秋淮南子人與蛟小異以非爲飛則已久矣古字初未嘗拘隸釋載稟長蔡君頌曰飛陶唐其孰能非與飛其義自通何必有是非飛走之疑漢軍號旣取荆飲飛之武勇如宣帝發飛射士詣金城元帝發飲飛射者擊羗隋大業改左右衛所領軍士名飲飛唐建飲飛軍於明節鎮之號乃遣衛士留屯若今飛虎虎翼軍耳郡有城隍軍有主宰當時飲飛屯軍於明必建本軍香火以荆飲飛侯王爲額如今東三班之祠關王祕書省之祠蒼文

王及各建天王堂之類軍廢此祠遂存廟碑無攷所
信者額及九域志耳舊志指額為附會又以名字不
同疑九域志遂有軍將之說新志因刺史黃晟嘗為
兵馬使又訛為晟自建軍為使凡幾人安知為晟何
不言黃刺史言荆飲飛侯王廟額已久既以侯王
為稱決難遷自蛟池立說尤為臆度既立飲飛
之廟必鑿池其事或舊有池因廟而訛若因池
建廟古之斬蛟如周處許旌陽之類甚多何獨取於
次飛人與軍名相合耶

發人私柬

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
不從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

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
柰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臺諫
李允等言比歲以察有教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
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
私書非特士君子不為亦法令所禁

教官稱冷官

唐元宗愛鄭虔之才以不事亭為置廣文館以虔為
博士而無曹司杜甫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
官獨冷非以學館為冷及以登臺省為進用蓋言諸
公日趨局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職為冷官
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並列亦郡文學
之職

巾箱本

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荅曰檢閱既易且于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抑之詩序

詩序以抑為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予考史記諸侯年表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共和元年在位五十五年平王十四年卒衛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武公立六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平戎今

為公五十五年卒温公稽古錄悉用史記紀年劉恕通鑑外紀用汲冢紀年以為武公宣王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前後止差一年以此攷武公即位宣王之十三年中間又有共和之十四年是厲王之後二十七年公即位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五猶箴於國作懿詩以自警注曰懿詩大雅抑篇也武公之自警在於耄年去厲王之世幾九十載謂此詩為刺厲王深所未曉

世事未嘗無對

唐宋遺史載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覲人謂渠伊必不來崇計口率渠伊錢再入覲人不敢言將鬚相慶崇率將鬚錢五代史補載趙在禮自宋移永

興人曰眼中拔却釘矣在禮乞還每日率拔釘錢方鎮不法信非一處此二事雅可為對

唐進士貶官

唐以進士為重入仕為輕細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為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恧遂除島長江簿唐宋遺史所載略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據言載開成中溫庭筠以文為貨執政惡其攪擾場屋黜隨州方城尉裴坦為責詞有澤畔長沙之比北夢瑣言載制辭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夫士子起布衣為簿尉今為異恩矣時則為貶黜

何唐士之貴且重也盧氏雜說云文宗言進士之盛時宰對舉場中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此實錄也

燕巢詩

雲溪友議載元和下第士人多為詩刺主司獨章孝標為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青瑣高議載唐僖宗時干化成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主人復留之與前章一同但改落字為墮豈化成竊孝標之舊什將青瑣所傳之繆耶

蓄米

古窖藏多粟次以穀未嘗蓄米載於經史可攷武王發巨橋之粟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之藏廩人繼粟晉饑秦輸之粟李斯入倉見鼠食積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教倉藏粟甚多趙克國日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鄭吉田渠犁積穀魏太祖許下屯田所在積穀以太倉穀千斛垣下穀千斛賜袁渙家晉天文志胃三星天厨主藏廩五穀也南四星天庾積厨粟所也雖穀粟言其大槩然藏米絕少唐太宗置常平令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吳會並海卑濕尤甚且蓋藏無法不一二載即爲黑腐三年之令不復舉行何耶

御屏隔座

今人用御屏隔坐之事以吳尚書令紀亮與子中書令隲朝會以御屏隔坐然隔坐不始於亮後漢鄭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由此爲故事是隔坐發端於門生坐主也

唐進士無耻

唐摭言載裴思謙從仇士良求狀頭高錯庭譴之次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懷士良一緘易紫衣趨階下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書中與求魏我錯欲略見之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錯見改容從之集異錄載王維文章音律爲岐王所重時公主已薦張九臯爲解頭王令維衣錦繡齎琵琶同

詣主第諸伶旅進維妙年都美主顧問王荅曰知音者也令獨奏新曲主詢名維曰鬱輪袍大奇之王曰此生詞學無出其右維獻詩卷主驚曰皆我所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作解頭一舉登第此二事無廉耻甚矣雖得一名何足為重紀載以為盛事何耶

左右

漢以右為尊謂貶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居高位為右職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

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為尊猶以右文為祕省殿名何耶

程蘇爭致齋

東坡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厨稟造食葷素蘇令辦葷程令辦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為劉者左袒時館中附蘇者令辦葷附程者令辦素予謂不然齋之禁葷見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間其精誠與禁飲酒聽樂嗜慾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於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為魚肉徒有是非之辨莊子載顏回不飲酒不茹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桃符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茶與鬱

用度朔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除節桃人垂葦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鬼本草經曰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版於戶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棗注云棗大杖以擊煞羿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代歲旦植門以辟鬼後漢禮儀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梗梗更也莊子曰插桃枝於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於傳記者不一而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荊傳曰楚人使公視禭公使巫以桃荊先夜殯周禮戎右贊牛珥桃荊鄭司農於喪祝云

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桃茷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

艾子

世傳艾子爲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說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蝻蚘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蝻蚘至蟹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江克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箠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例以法律爲令甲非也此與言乙夜之覽

不同古人雖以更數爲甲乙丙丁之分却有唐太宗
甲夜觀事乙夜觀書出處可用

東閣

今人以宰相子爲東閣按公孫弘爲丞相開東閣不
過招延賓客之地於子弟初無預今之引用乃李商
隱九日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由再得窺上言
郎君乃令狐絢不言東閣猶是令狐楚之舊館東坡
九日詩因引此事合而言之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
老子上南樓此雖使令狐絢絕義山故事然東閣之
開閉於郎君何預又云南屏老宿開相過東閣郎君
懶重尋以郎君加於東閣下猶言宰相子也與汪龍
溪云東閣郎君之未有用之皆無病今竟以東閣呼

郎君豈爲父者不能顛招賢之責子得以盜其權耶

嚴更

西都賦衛以嚴更之署注嚴更督夜行鼓也此鹵部
中所謂嚴更警長也嚴與發嚴及中嚴外辦同唐制
日未明七刻槌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門城門五
刻槌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群臣五品以上
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槌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令以
下俱詣西閣奉迎嚴即嚴肅之義今以辦嚴爲辦裝
因諱而改恐難例論

鼯鼠五技

本草謂螻蛄爲鼯鼠即荀子鼯鼠五技而窮者謂之
鼯鼠而引鼯鼠事全不可曉荀子注稱鼯能飛不能

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及人能穴不能覆身許氏說文言今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黍遂則走入空樹中有五技本草之論其果然耶爾雅於螿曰天螿也不聞有鼯鼯之說疏曰一名碩鼠疏作於本朝諸公非正文也於鼯鼠注雖引蔡邕螿蛄之說郭璞以爲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中呼爲鼯鼠則與蔡說不同於鼯鼠夷岫注云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名飛生音如人食火煙又與螿不類郭璞鼯鼠贊曰鼯之爲鼠食煙栖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反藉孕婦人爲大任鼯鼠贊曰五能之鼠伎無能執應氣而化翻飛駕集詩人歌之無食我

粒是鼯鼯判然二物非螿明矣前輩詩用鼯處極多韓愈詩猿呼鼯嘯鷓鴣啼蛟龍出没猩鼯號李白詩鼯啼桂方秋饑鼯嘖呻杜甫詩抨弓落鼯饑鼯訴落藤蘇詩磨鼯號古戍饑鼯嗅空寨俱不及於五技黃詩雖云五技鼯鼠笑鳩拙亦不以爲螿前輩嘗以蔡說爲非本草必因邕而附益之不然則螿蛄之五技偶與鼯鼯同因以名之若鼠頭兔尾人立跳舞與飛乳人音決非螿蛄明矣

樊遲學稼

樊遲學稼學圃子曰不如老農老圃且謂小人哉樊頊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固以頊無志於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謂不如農圃則是真實之辭古

者人各有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
必須臯農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糜芑各有
土地之宜方芑種稗發秀穎粟各有前後之序本末
源流特槩見於生民七月周禮放職事曰稼穡樹藝
及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
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
農家今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槩管子
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亢倉子說農
道大有意義稼容足耨容耨耘容手謂之耕道人耨
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而殖於堅其種勿
使數亦無使踈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
而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

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長
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
弟樹肥無扶踈樹瘠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
多糝瘠而專居則多死其說禾黍稻麻菽麥得時失
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略同昔李斯請史官
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
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
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汜勝之十八篇王氏六
篇葵葵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
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倚門

俗說母之望子曰倚門按戰國策王孫賈事閔王王

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晚而來則吾倚門望女
女暮出而不還吾倚門望女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
門若出稍久當言倚閭蓋門不可久倚故也今人但
用倚門事豈以暮出不還為俗忌耶

張范議論仁恕

唐裴佖先得罪張嘉正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
為其近於君故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說說曰若國
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慶曆中晁仲約得
罪富公議欲誅之范公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
富公愠范曰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干滑雖吾輩未
敢保張范二公可謂仁人君子之言然謂恐及吾輩
與吾輩意借以開釋同列耳若預為已計而故縱則

不可昔豫遜報國士之知曰將以愧後世為臣懷二
心者高允不欺於君曰恐負翟黑子事上以忠臣之
節也由已由人乎哉如唐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珣杜
悰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不宜手滑此語却無病

臨安金魚

坡公百斛明珠載舊讀蘇子美六和塔寺詩泐橋待
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諭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
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投餅餌久之略出不食復入自
子美至今四十年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不
妄食安得如此壽觀此則金鯽始於錢塘惟六和寺
有之未若今之盛南渡駐蹕王公貴人園池競建豢
養之法出焉有金銀兩種鯽魚金鯽時有之金鯽為

難得魚子多自吐吞往往以萍草置池上待其放子
澇起曝乾復換水復生魚黑而白始能成紅或謂因
所食紅蟲而變然投之餅餌無有不出能不食復入
者蓋寡豈習俗移人雖潛鱗猶不能免耶

蠶馬同本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
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
嫁女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苞中皮忽
卷女飛去桑間俱為蠶俗謂蠶神為馬明菩薩以此
然周禮馬質禁原蠶注天文辰為馬蠶蠶為龍精月
直大火蠶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舊
祀先蠶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鹽鹽

西漢中食貨志猗頓用鹽鹽注鹽鹽池也於鹽造鹽
故鹽音古予觀采薇注王事靡盬鹽不堅固也頡羽
注鹽不攻緻周禮鹽人其其苦鹽杜子春讀為鹽謂
鹽鹽直用不練治以詩禮註觀之則鹽為不攻緻及
不練治以食貨志注觀之則鹽乃鹽池二說似異然
海鹽練治後成其為鹽也難壞池鹽出水即成其為
鹽也易壞其理一也

傳註

藝文志易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毛詩三十九篇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春秋
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谷梁傳十

一卷先漢經自為經傳自為傳自馬融注周禮省學
士之兩讀以傳連經杜預為經傳集解亦合為一然
於一年之首必以一字別之讀者固之其彼為經而
此為傳也易有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初未嘗亂乾之
卦首篇繇辭次以爻與彖象他卦以彖係於繇辭下
以象係於逐爻之下均為聖人之言一之猶可歐陽
公以十翼非夫子所作及言有何謂也與子曰乃講
師對答之辭所謂元亨利貞四句魯穆姜之言必講
師引以伸其說詩序舊以為夫子子夏所作然鄭康
成解詩於經謂箋箋重也以經文既有毛注鄭則重
為發明於序則直注之使序非毛公之言則毛公豈
得無注毛苟有注則鄭亦必言箋絲衣序云高子曰

靈星之尸也與定之方中注云仲梁子曰初立楚宮
也閔宮注云孟仲子曰媒宮也無以異一繫之序一
見之注講師附益可見十月之交兩無正小宛小旻
四詩序謂刺幽王鄭謂刺厲王之詩序謂衛莊姜送
歸妾鄭於禮之坊託為定姜之詩使出序於夫子子
夏康成其敢為異同之論十經傳既混而為一其間
或有夫子及子夏之辭亦不可辨晦庵解詩純用正
經蓋有見於此

温公蜀公議樂律

觀范蜀公與司馬温公議樂律書蜀公謂房庶亦
漢書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
黍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

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累黍
爲赤縱置太長橫置太短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
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皆由
談以一黍一分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長
短斷之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分取三分
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是度由量起溫公據漢書正
本謂律法以一黍之廣定爲度之九十分得黃鍾之
長是度由律起予謂先生吹嶰竹以聽鳳鳴六律六
呂生焉天地未嘗無自然之中聲復懼其中聲之不
傳於是因十二筩以制律而驗之於氣氣之應有淺
深管之入地有長短驗于於黃鍾驗未於林鍾驗寅
於大簇氣至則灰飛管差則不驗律建而天地之中

聲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長取于穀秬黍中者一黍
之廣度之凡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寸尺丈引定
而度生焉度立而黍之長短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
龠以于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
槃合升斗斛定而量生焉量立而黍之小大有所攷
復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斤
鈞石定而衡生焉衡立而黍之輕重有所攷四者具
存或自源而祖流如先王以律起度量衡可也或自
流尋源因度量衡以起律亦可也四者旣亡周漢之
議已爲不同司馬遷劉歆班固以爲一上一下劉安
京房鄭康成以蕤賓爲重上生呂不韋以大呂爲重
下生或代律以準或代律以鍾或代律以笛卒無一

定之論況二公當漢唐五代之後欲爭律歷志之全脫以定一代之制人固知其為難然二蜀公之說者但當辨子穀秬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之有合於度與否不必曰度之起律非也主溫公之說者但當辨一千二百黍積實管中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果有合於量與否不必曰量之起度非也天文局觀天而驗曆太史局筭曆以測天所得苟精未嘗不合倘溫公因律歷志之元本取為度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度可為律蜀公因律歷志之古本取為量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量可為度蓋有天地之中土則有天地之中氣而中聲應焉律度量衡者起於黃鍾月令於中央也

義役

土有律中黃鍾宮之說是呂律之出於自然豈有古今之殊不能求律於人而求律於天氣驗則律驗度量衡亦於是而論定矣正不待較古本今本之異同也

今之義役朝臣以為便奏欲通行之予謂此法在民則為義在官則大不義義役莫如周比長察竒褒閭師縣師征賦貢皆以上中下士為之不以役名也秦漢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收稅賦游徼巡盜賊無秩無秩則以非義徒役之矣元魏取鄉之強謹為三長皆有復漢唐胥吏有公廨錢加役者免租調民猶樂於趨義本朝以鄉戶為胥役不堪衙前之破蕩熙寧

令出錢助役顧吏正長復除然當時計物力差者長曰役法以收稅賦計戶籍差正長曰保甲法以巡盜賊後廢縣之五等而都爲之等以正長收稅而兩法俱弊紹興取顧役錢封椿之隸經總司胥吏多無緣始虐正長代輸追捕與官吏往來科配供給之費皆取辦焉正長有破蕩之患於是衆鳩金買田以供役蓋出於大不得已不咎官吏以非義虐正長乃謂率錢以飽溪壑之欲者可通行於天下可乎夫力役之出庸併於兩稅繼有徭役之顧錢以隸經總司復役率錢爲義役是三出錢而不免役以爲義未見其爲義也

性善惡

世之論性者二善惡而已人往往取孟而闢荀予合二書觀之孟子自天性見所謂善必指其正大者欲加特養之功大學誠其意之謂也荀卿自氣性見所謂惡必指其繆戾者欲加修治之功中庸強哉矯之謂也氣性與天性不同苟非上聖得無過與不及之病荀卿於是名之爲惡曰柔膽猛戾也曰齊給便利也曰庸衆駑散也或柔之以調和或一之以易良或輔或節或抗或刮力指其用力之要然則孟子之學澄其清而滓自去荀子之學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補於後覺則一

瓜戍

今人到官賀謝語必言瓜戍按齊侯使連稱管至之

成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斯成公曰不至請代弗許遂作亂弑齊侯此豈好出處矧成役比之官則為猥賤尤難用之於慶賀

太公六韜

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攻禮為賊攻義為殘失民為匹夫王政失民者也何天子乎此即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之說雖出傳記於理無害孟子說至仁伐不仁何至血流漂杵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恐失武王征伐之初意六韜之書凡文武反覆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左右以得其性八符陰秘三部分書詭伏設竒遠張

誑誘少知道者不為文武太公其為之乎果爾則文武豈為文武之師太公豈為王者之佐劉恕作通鑑外紀亦惑之至謂文王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竒計然漢書藝文志注謂呂望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術者所增加漢時已嘗疑之今反使右科習為正經可耶

麥秀黍離之歌

箕子故過殷墟感宮室生禾黍作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周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其顛覆作黍離詩曰彼黍離離離彼稷之苗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所以弑亡國之君與言狡僮無以異第箕子之歌簡而直周人之詩微

而婉體有不同耳舊傳靖康淵聖狩虜營有人作憶
君王辭云依依宮柳拂宮齋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
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黃昏人斷腸語意悲淒讀
之令人淚墮真愛君憂國之語也

高帝封雍齒

高帝未封諸將往往坐沙中語留侯欲帝封平生所
憎以安之遂封雍齒爲什方侯群臣喜曰雍齒尚侯
我屬無患矣留侯此策亦有所本古史載晉文公過
曹里鳧須盜其資而亡公餒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
是里鳧須請見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自危鳧須爲
賊大矣君誠使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之自安文公
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鳧須不誅吾何懼也豈留侯

之策與此暗合耶

鹽法

前輩謂歐陽公作罷茶鹽法詔言私藏盜販實繁有
徒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阱
而陷吾民也每嘆息以爲真王言是時雖未至設陷
阱以陷民其弊必至於此自崇寧初蔡京作茶鹽鈔
初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已而變易對
數買新鈔帶給舊鈔之半季年又變爲循環法未幾
復令貼鈔給鹽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
鈔已納錢悉乾沒商賈破蕩盜販者多追捕日繁而
盜賊熾矣皆老姦之誤國也後之議臣乃祖述其說
對折帶發更易不常近因易楮令貼納錢越次打發

非惟商賈無可貼納者多鈔鹽貴則私販行不免嚴追捕之令利之所趨何所顧藉數十為群易至生變予嘗詢之亭丁謂倉臺給降本錢以一萬緡計之使司退三千緡為教底鹽錢二千緡為官吏費止有五
千緡到場移借侵用之餘散及亭戶者無幾每勅必雙秤所請本錢莫償澄酒買薪之費非藉私鬻破家蕩產豈足供官惟有逃竄而已鹽賈鹽丁窘困如此不思救其本而欲禁私販私生事以激變耳紹興用何溥請禁科賣倉鹽高宗曰鹽雖居民間常用之物科賣則為大害朕在京東目擊之其後盜繇此起今當嚴禁之大哉王言也

封章

俗謂章奏為囊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啓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則用皂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劉向懼恭顯之傾危上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封昧死上漢漏泄之法極重師丹使吏書奏丁傳得其草以告廷尉劾治策免 本朝於章奏凡論治大體及有關於聖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錫諫疏悉類聚於禁中是也今例從內降付中書雖泛言敬天修德之類往往批依以入報非故事也

東宮東朝

今以太后為東朝蓋用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事然顏延年詩曰君彼東朝金昭王粹東朝則太子朝也今以太子為東宮蓋用班彪傳東宮初建事然成

帝報許后曰皇后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東宮則太后宮也此皆隨地以言初無定論後世以東朝為太后以東宮為太子可謂拘泥

萱堂

俗謂母為萱堂考之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皆願言思伯使我心悔注云皆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為王前驅而作以忘憂解之極通於母有何干預坡詩我非兒女萱却是鄙之辭或引用樹萱事則不可用詩注之北堂

柳子厚文

柳子厚文壇之雄師世謂以作河間傳不入館閣然亦有所本漢書原涉傳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

始自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汙遂行淫行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其意正相類

月令

月令陸德明以為呂氏春秋後人刪為此記蔡邕王肅以為周公所作先儒以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予謂不然月令之書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隩驗之於人孳尾希革毛毳毼毛占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事終之以允釐百工度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

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開國猶以時令爲先務大槩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爲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爲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徒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韋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蓋贊桀俊遂賢良與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得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爲證

椒房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盈升于攷之

江充傳先治甘泉宮轉至未央椒房上官桀傳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劉輔傳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及馬援以椒房不預雲臺之次椒房殿爲后所居固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芳却有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說交情好也其義恐出此離騷經云播椒房兮成堂與石崇塗屋以椒不過取其芬香於蔓行盈升初無關涉成帝寵趙昭儀復見椒風殿以居之今例以椒風爲皇后事非是

宣帝憲宗厲精

宣帝厲精而漢中興卒任許史恭顯輩以其基讒佞用權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卒任梁守謙王守澄陳

志玄輩肇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己出雖不任群臣耳目必有所寄宮闈之內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如挈裘振領但當選擇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臺諫寄心膂喉舌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絕壅蔽其紀綱極正委任一偏猶有弄權於廊廟之上者況宦寺外戚乎

士氣

本朝南渡後宰相得政最久且專者二一以威權劫制天下士誅竄愈多而士氣愈振無異東漢之季一以爵祿豢養天下士容受愈廣而士氣愈衰無異西漢之季紹興易相之後一時人材彬彬輩出天下猶可爲不至舉一世之人團揉如綿悉入籠絡駕馭之中委靡成風如燈消膏浸微浸滅精神氣焰索然無餘也於此時欲振起之以致精厲之治可乎

袁張相術

唐定命錄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問天綱答曰神氣清秀壽苦不永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廣異記云魏元忠謁張罔藏待之甚薄質通塞不答公怒拂衣去罔藏遽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袁張天下奇術也袁非得之睡將以壽爲天張非得之怒將以貴爲賤見人於目捷問欲斷平生禍福誠難又有因人事而變者如芝田錄載葫蘆生始不許白中

令人貴後因還婦人所遺寶帶謂近種陰德位極人
臣遜齋閑覽載胡僧始言大宋不失甲科後因渡蟻
謂羊神頓異如活數百萬命小宋今歲首捷公不出
其下今人盡以禍福委之定命可乎

金滕

觀書不可先立議論只當平平看去金滕孔謂請命
之書藏於匱緘以金石不欲人開二公倡王啓之故
見此書伊川亦謂二公導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也
予反覆讀之二公有代武王之說只得自以為功史
乃冊祝以命于元龜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入
并是告啓籥即啓金滕之籥也太史占筮之書藏於
金匱既取此書以觀筮文而未緘迨公歸乃納冊于

金滕以公歸二字細味之則諸史自將所祀冊與所
占書並藏於匱公亦未知其併藏此冊也既云自以
為功二公安得而知至群叔流言周公但告二公以
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亦不言此舉以明其心至
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命史開籥取占書以
觀災祥忽見周公所自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
乃始問諸史與執事對曰信有此冊公命我勿敢言
古人質直無緣二公知之詐以問諸史諸史嘗以告
二公詐言我勿敢言也王執書以泣曰始欲卜天變
之災祥今不必穆卜周公勤勞如此而我不及知此
固天大動威以彰公之德於是翻然悔悟天應昭格
大抵君臣不交則為否君臣交則為泰精稷既孚呼

召和氣在一念之間使成王非自然而感悟豈能致
天應如此其速前後本末分明如此尾以二公爲
辭蓋言周公不令二公知我之心二公亦不知周公
有此舉也成王之知公天實啓之使二公果知周公
有此事何必遲遲二年之後待至天災功爲設計啓
王開之雖先儒有此說予不敢信

東坡非武王

坡公志林以武王非聖人且謂孔子曰大哉堯舜禹
無間然蓋不足於湯武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
三分天下以服事殷可謂至德夷齊謂武王爲弑君
夫子子之其罪武王甚矣周公作無逸上不及湯下
不及武王亦有以哉坡公藉是立萬世訓則可所取

證據則非也子曰湯有天下遷於衆舉伊尹不仁者
遠矣使大予以放桀罪湯則伊尹不仁之尤者何以
取之堯曰載二帝三王之道皆孔子所常言自三聖
及湯武歷述昭告之辭有以誓所不載者復據泰誓
武成訓以頌美之可見堯舜咨命湯武誓師同歸一
道夫子得邦家
公孫朝問仲尼學於賜賜
以文武之道爲荅蓋夫子平曰以此自任門弟子之
所熟聞未始有文武之別其言三分事殷蓋明周家
之應天順人出於不得已耳其說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則傳注之訛樂載孔子與賓牟賈言武之聲濞及
記商對曰非武音有司失其傳也若非失傳武王之
志荒矣夫子謂襄弘亦有是言賓牟賈却問武遲之

又父子曰樂象成者也總于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
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以及周道
四達禮樂交通無不稱美武王之德業夫子特謂韶
樂美矣而音聲不失又為盡善武樂固美而音聲失
傳未為盡善使有慙德而象之武豈得為盡美耶夫
子稱夷齊蓋以二子棄其國封與不食周粟而死視
景公有馬千駟貧富不同而武之所稱則在此不在
彼他日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終之以我則異於
是無可無不可因夫子與夷齊便謂加罪於武王可
乎周公之作無逸大抵以享國之久長為言中宗七
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五十年
皆享國之久皆成湯因天子位止十三年成王在位

止十一年所以終篇不及湯武公之告君奭以成湯
受命則伊尹格于皇天武王誕將天威惟四人昭武
王冒丕單稱德言伊尹四人之功則湯武可知立政
之告嗣王及成湯丕釐帝命武王率惟功不敢替
厥義德且欲揚武王之大烈周公之告成王果不及
湯武乎興滅國繼絕世此天下所以歸心坡心乃以
立武庚非武王本意謂武庚之必叛不待知者而後
知復引棄父事讎為證如此則舜之殛鯀用禹亦有
可議者矣

權行守試

本朝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權行守試侍郎
尚書始必除權即真後始除試守行予考之漢試守

即權也年紀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真如淳曰諸
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為真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
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皆滿歲為真是守試
即權未得為真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權知國子博
士三歲為真今以權與守試分真假全無之義

鼠璞卷終

聖